



这是生命中该有的一环
用来证明彼此该怎么结，再怎么释放
琴弦上落下的王子，陪我一起看青春消长

Let me take your hand

手给我牵一下好不好
第一乐章 chapter 1★



Dote on The Angel-Man

宠爱天使男
第二乐章 chapter 2★



乐章 chapter

Nothing Could Change The Love

永不变质的A调
第三乐章 chapter 3★



Devil Vibrato

魔鬼的颤音
第四乐章 chapter 4★



Being The Best Woman

我要做最棒的女人
第五乐章 chapter 5★

Don't Be a Soloist
请不要做独奏者
第六乐章 chapter 6 ★

P141

P159

Sad Sunshine
阳光下没有温暖
第七乐章 chapter 7 ★

Sonata 4 U
燃雪奏鸣曲
第八乐章 chapter 8 ★

P178

Revolving Love

木马王子
第九乐章 chapter 9 ★

P200

Be Happy Forever
幸福不要停
终曲 ★

P212

THE END

第一乐章

钢琴独奏



手给我牵一下好不好

蕴藻 贼 酝藻 栽葬 噪藻 再燥 怎则 匀葬 灶凿

她小心地去触碰那只垂着的手，假装只是无意中的碰撞……



我的王子 Mr. Knight 不骑白马

摇摇“琴尾放在锁骨上，琴弦与地面平行。说了很多次了，不要像樵夫扛木头那样对待你昂贵的小提琴！”

“不管怎么样摆，能拉出声音来就可以了嘛！”

“你倒是拉出点像样的声音啊！”肖家琛双手环胸眯起了眼睛。

显然，宫然雪不仅像樵夫那样扛木头，还像樵夫那样锯木头。门德尔松的《耘小调协奏曲》，在她手里“气势惊人”。贝多芬大人若地下有知，坟上的野草一定蹿到一人多高，迎风招展。

“干嘛又摆出这副臭脸，明明是老师自己教得不好。”

肖家琛揉了揉青筋迭起的太阳穴，强压下捏死她的念头，夺过小提琴。

“抱歉，没有我教不好的人，只有我教不好的猪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是万分无奈的现实。宫然雪从十二岁开始就在这家 ~~燥燥燥燥燥~~ 的咯嗒小提琴中心上课。肖家琛是她的第一个老师，或许也将是最后一个。六年了，肖家琛从二十岁的兼职大学生成为了二十六岁的社会人士，而音乐学院的艺术类考试近在眼前，她的琴技却始终不上不下，看不到明显的长进，特别是某人脾气不好的时候，那种纯发泄般的凄厉声音根本是猛鬼过境。

相对而言，她的老师则没有一点可以挑剔的地方。不但长得像少女漫画里的王子，而且最重要的是琴技，不要说这个咯嗒中心，哪怕是全国都没有几个小提琴手能和他相提并论。

“我最后再示范一次，麻烦这位小姐醒一醒，用点猪脑。”

怎么会有嘴巴这么恶毒的老师？就算他再厉害再帅又怎么样？整天摆着一张扑克牌脸，面无表情地讽刺她成为习惯，根本是个内心歹毒的人！

“老师真的很讨人厌欸！”

讨厌归讨厌，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，然雪突然坐直身躯，眼睛炯炯发亮了。她听到的是纯白色的积雪摩挲的声响。银铃般的耘弦唱着，那清灵明亮的高音仿佛是飞越雪山巅峰的春的精灵——大自然里最不安分的灵魂，天地间最活跃的生命。

透明的翅膀所至之处，冰雪消融万物复苏，随着老师的手指在指板上急速地移动，那足以使飞鸿坠地的刚劲有力的音调，述说着雪山的苏醒，春天的来临。

明明是一样的曲子，一样的小提琴……老师真是太厉害了！

肖家琛摇摇头，他这个起步晚，又抱着业余心态学琴的刁蛮学生，只有在这种时候态度比较好。

“你呀，这双手不适合拉琴，只适合活活掐死艺术。”恶毒的老师趁她陶醉在余音里，又补充了一句，“如果再不用心，我看音乐学院的艺术考试你还是不要去丢人了。”

六年都没有进展，难道最后半年中能发生奇迹？

“我会努力的啦。”

“这句话好耳熟啊。”他感叹一下，“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今天课就上到这里了，回家记得好好‘努力’。”

“老师你根本不相信我是不是？”

“俗话说童言无忌，你趁现在年纪小随便说吧，不用负责的。”

“……”

她一骨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手里挥舞着琴弓，就好像鞭子那样甩弄，最后竟然把它当成利剑直指肖家琛的鼻梁。

怎么，这小孩想决斗？肖家琛挑起嘴角，好笑地看着她。

“克制一点，巴西苏木弓很贵的。”

“其实我根本一点都不喜欢拉琴。”

这谁都看得出来。六年一点点长进也没有，说喜欢那就有问题了。

“既然讨厌为什么还要每次执意来谋杀我的耳朵？快和家里讲吧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”

“但是，我喜欢啊……”

刚才口口声声说讨厌的人是谁？

肖家琛弄不懂她了，或许他从来没有弄懂这个女孩子在想什么。因为在肖家琛眼中，然雪始终是那个穿着背带裙，梳着羊角辫比小提琴高不了多少的十二岁小孩，不曾长大。

“你……”他伸出手想像往常一样揉揉她的头发，不料被她用琴弓挥开。

“最讨厌老师当我是小孩了！”

肖然雪迅速盖上琴盒，气愤地瞪了他一眼，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出。

她的转身带起了一阵风，掀起纱质的白色窗帘，吹乱了他的琴谱。那只还没有来得及放下手，顿在那里，好像失去了想要抓住的目标。

还有不到半年时间，她就将从他的生活中消失。这个有时候吵闹，有时候尖叫的活泼女孩会永远地从他的教室里走出去，关上门。

“小琛，很久没见到小雪了啊。”

李克瑞向坐在休息室里研究乐谱的肖家琛打招呼。他是小提琴教授中心里资质较深的老师，当年就是他介绍尚在音乐学院读书的

肖家琛进来的。

“随便她，爱来不来。”

“不要这么说啊，好歹也有六年师生情了，要是因为这种吵架就散了，多可惜。”

“我们没有吵架。”

“那就是你又讽刺挖苦人家！”

“我没有。”他才懒得和这样的小女孩费心，“宫然雪可能因为要准备高考，所以不来上课了，我正等着她家长来办退学。”

真的是这样吗？李克瑞好笑地看着他。可能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是他是谁啊，谁是他啊！

“老师……”

然雪抱着琴，站在休息室门口，犹豫着要不要进去。

“老师不在教室，所以我过来看看。是在谈工作的事情吗？那我去大厅等你吧。”

见到她要走了，肖家琛出声。

“我还以为你终于退学，去做有用的事了。”

无故消失一个星期，让肖家琛觉得不会再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又出现了。这个女孩真是任性得可以。

“什么有用没用的，我们年级学工，上个礼拜我回不来呀！李老师没有和你说吗？”

李老师……？

“啊，我的学生也差不多要来了，那我先走啦，呵呵。”李克瑞赶紧落跑，他可不想成为两人战争的炮灰，虽然他的确就是那根导火索。

然雪并不知道这两位老师之间在搞什么花样，她只是和平时一样，尾随着肖家琛到自己的教室，排开谱子架起琴，拉奏一首热身用的练习曲。还没拉到尾音，肖家琛便敲了敲她的乐谱，不客气地问道：

“你回去有没有练琴？”

“练过了啊！”

“你练的是锯你家衣橱吧！用这么大力气干什么？和小提琴有仇啊，你都快锯断它了。讨厌学琴就不要来了。”

“没错，我是讨厌练琴！”

问题又回来了，肖家琛索性拿走她的琴和弓，省得她激动的时候乱挥伤到自己。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就不能向前了。他们需要在理性的基础上谈一谈。
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”

“因为喜欢……”

他按住太阳穴，心平气和地弯下腰问她。

“你究竟喜欢什么？”

然雪回望着他。那张好看到可以做电影明星的脸，以及此刻只映出她一人身影的眸子，叫她莫名其妙地心跳加速。

记得刚认识老师的时候，她就喜欢上了这双眼睛，深邃得好像会吸走她的灵魂一般。虽然当时只有十二岁，然雪却知道了什么是心动的感觉。

可惜，老师不是一个亲切的人，不常笑也不常关心她。即便如此自己还是无可救药地……肖然雪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一颗心就像跳到了喉咙。

“我喜欢……”

肖家琛挑眉，等着她的下文。这孩子直勾勾地看着他，总觉得等一下会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来。

“我喜欢老师。”

肖家琛愣了一下，却又不是十分惊讶，就好像心里正在揣测的某件事，被人说了出来，于是叹了口气。

“孩子气……”

“我不是小孩儿了！我十八岁了，过了年就十九了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
又是这种敷衍的语调。即使被拒绝，被嘲笑，都没关系，但是然雪不能再容忍老师当她只是小孩子！

告白不成，万不得已，她只得使出杀手锏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宫然雪拉下他的脖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凑上了自己的双唇。可惜，实战经验不足，出手的速度有待改进，不但唇献上了，连带牙齿也一块儿磕了上去。

清脆的一记响声，仿佛嘲弄一般让然雪从牙床疼痛到心。她捂着嘴双颊绯红，不知所措地看着被她磕到的人。老师一定不会知道她是企图抢吻，在他眼里这种行为只是孩子的示威。

“幸好我每天用含氟牙膏刷牙，牙齿够坚固！”

果然……

她的初吻完全是个悲剧！宫然雪恼羞成怒，转身就跑，忽然在门口被人一把拉住后领子。

“怎么，给人添了麻烦就想逃跑吗？”肖家琛用一种悠闲的口吻调侃着。

“一个小孩子会给你添什么麻烦！”

她回过头来的时候，满脸眼泪，眼睛瞪得很大，红红的就像兔

子一样。肖家琛眉心带了结一般，脸色凝重起来。看样子远比刚才听到某人的告白时来得更加认真一点。

“你放开我！听到没有，放开我啦！你这混蛋老师。”

任凭她的吵闹，肖家琛死拽着她拖回教室里，按回座位去。

“你给我添的麻烦还不够多么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从来没有悔过。知不知道罄竹难书这个成语？”嘴上说着数落她的话，语气却并不重，完全没有责怪的意思，似乎他只是在陈述某个事实。

他拿纸巾给她，宫然雪却并不领情，撇着嘴别过头去。肖家琛板着脸，亲自为她服务。修长的手指触碰到她皮肤的时候，然雪退缩了一下。她恼怒地夺过肖家琛手上的纸巾，胡乱擦掉脸上的泪痕。过度的力量在脸上留下印子，险些磨开脸皮。她才管不了这么多，只想快点从他身边逃开。

见到她逐渐恢复平静，他站起来，双手环胸，靠着窗棂看着她。风不断地掀起窗帘的裙摆，让阳光透进来，肖家琛看起来好像被柔和的金色包围着。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幅画，让她目不转睛，看得着迷。老师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看的人，特别是他不讽刺她的时候，简直是一个天使。

“初吻？”这种口气百分之一百地揶揄。

“是啦，怎么样？！”这种口气百分之一百地挑衅。

“那太可怜了。”他垂下眼帘不知道是在可怜她还是在可怜她的牙齿。

“想笑就笑吧！反正我做什么事情都被老师当成孩子气。我也有爱，我也会喜欢某个人，不能因为年龄小就被全盘否定，这是不公平的。我就是喜欢老师，我就是喜欢老师！就算老师不让我喜欢，我也要喜欢老师！”

看她说得铿锵有力意气风发，最后就和耍赖没什么两样。

肖家琛没作声，依旧用那种似笑非笑的眼神望着她。然雪忽然意识到，这就是孩子和大人的分别，她咬着唇，慢慢地低下了头。

“你这样还说不是孩子气吗？想要的东西就要得到，想说的话不假思索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，从来没有顾忌。”他走近然雪，揉揉她前额翘起的碎发，“本以为你永远都只是孩子，但现在看来，我要负责了。”

然雪的眼睛忽然亮了，什么意思？老师是说……？

“老师，你这算接受我的表白了吗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我就当你接受了哦！”

“脸皮很厚。”

“不管啦，不管啦，就算老师接受了！”

小孩子的脸果然变幻很快，刚才还是一副我最恨你，恨不得你立刻死翘翘的狠毒表情，现在竟然可以笑得好像沐浴春光的太阳花。

肖家琛失笑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可以开始练琴了吗？”

“随时都可以！”

“我再说一次，在八度 郢结束时，下压弓，推弓滑到下一个升 郢，放松弓，让它飞至弓尖，左手也同时放松，和飞动的琴弓配合飞至下一个八度……为什么我总觉得你没有在听呢？”

然雪的确什么话都没听进去，她只觉得老师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帅好帅，好像只要注视着他，心跳就会加快，胸口有小鹿乱跳。

当然雪心神不宁，所有人都看出来。她不停地拿出手机检查

有没有短信或者未接电话，直到数学老师站到她面前。

“我……我妈妈生病了，我叫她要是不舒服就打电话给我。”

数学老师挑眉：“你妈妈早上才来过办公室，这么快就病了？什么恶疾啊？”

“啊……这个么……”

天，什么病来得这么快，难倒她了，小米在一边做着口型，似乎想告诉她什么。

“噢，我知道了，我妈得的是禽流感！”

人家明明在说：急性流感……

数学老师怒喝：“给我到走廊上思过！”

然雪小声喘了口气，走了出去，反正也无法集中精力听课，到哪里都好。

为什么呢，为什么老师都不给她发短信？恋爱中的男女朋友，不是应该时时刻刻惦记着对方吗？

下课后，她的同学七嘴八舌给她出主意。

“他是大人，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啦。”

“就是，我老爸老妈就从来不发这种短信。”

讨厌，一点恋爱的感觉都没有。然雪瘪瘪嘴，把手机藏好，准备去上小提琴课。她一定不会告诉他，她一整天都在等他的短信，一整天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。

然雪拉开储物柜放书，忽然一张小纸条从里面飘落了下来，上面只有一行扭扭歪歪的字：宫然雪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！放学后到体育馆来。

这是什么？她受到威胁了？宫然雪赶紧小心地四处张望，在确定没有看到疑似罪犯之后，她立刻逃出学校。真是太可怕了，她招

谁惹谁了？

“然雪，等一下我。”

小米从后面追上来，她是宫然雪的死党，从小一起长大，曾经也在肖家琛门下学过小提琴，可惜幼小的心灵受不了那毒舌男的冷嘲热讽，两个月后就退学了。只有韧性坚强的然雪一人执迷不悟，边骂边学地忍受了下来。

“今天晚上，我们去上次说的那个地方好不好！我借来姐姐的衣服了。”

“今天啊……”然雪不舍得放弃任何一节小提琴课，其实是不舍得放弃任何一个和老师在一起的机会啦。

“有异性没人性，我就知道你一心想去和肖家琛卿卿我我。”

“才没有，老师上课很严肃的。”

“哼，告诉你，会和高中女生交往的成年人大多数都是坏家伙，你要小心点啊！”

“老师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就在她极力为她的老师争辩的时候，手机短信来了。看到那个朝思暮想的署名，她迫不急待地打开看。谁知，好心情顿时烟消云散。

上面写着：因为突然有工作，今天授业暂停一次，你自己安排好时间吧。

什么啊！气死人了，每次都这样。几年来，她收到过的来自肖家琛的短信全部是关于课程时间的安排。

“欸？肖家琛什么工作这么急啊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

“那今晚你可以去了吧？”



“当然！我们去酒吧玩个痛快。”

哼，她要结识比肖家琛更加好的男人，等着瞧吧！

事实证明，比肖家琛好的男人满街都是，在酒吧更是成几何级数增长，站在台上那个穿黑衣服戴墨镜的男人就很好看，特别是他手里那把白色电子小提琴，耀眼无比。

“哇，好帅。”小米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别的东西，“然雪，原来小提琴可以这样演奏的哦，你会不会啊！！”

宫然雪当然不会，对于电子小提琴她根本一无所知。

小提琴手的手指飞快地在弦上跳跃，以两个十六分音符组成五连音，随后是三个戏剧性的四分音符的八度，然后是一小节的八分音符冲入令人兴奋的三连音中。当听众翻腾不已地享受着这振奋人心的变化时，乐队就用低沉的隆隆声支撑起一股向前直趋的气势。全场的空气都沸腾起来。人们耳朵明明听到的是典雅的巴赫，身体却会随着激烈跳跃的节奏，纵横激昂的旋律摇摆起来，仿佛置身于爵士与摇滚中一般。

这是一种古典和现代的融合，若没有高超的技艺是无法展现出来的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是这个人驾驭音乐的能力不在她的老师之下。

“我们去跳舞吧！”

见宫然雪还在发愣，小米拉着她就溜进舞池。

所有人都随着音乐尽情扭动着身躯，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他们的脸上，竟显得有些狰狞。然雪清醒过来，不由有些目眩。转了两圈，小米早就不在身边，然雪困难地穿越人群，想要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

然雪将来会是个漂亮的女孩，她蕴藏着的美丽，宛若苞儿半放的花朵，只小心翼翼地展露出一角姿色。就是这十分之一的清纯魅力，在群魔乱舞的人群里，也是相当醒目的。

“谁啊！踩到我的脚了！”

身边一个痞子一样的男人爆喝，宫然雪一边道歉，一边后退。不料他的兄弟们围了过来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

“小妹妹，和哥哥们一起玩吧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她害怕了，四处张望着同伴。嘈杂的环境中，没有人注意到正独自面对危险的她。

“你说不要就不要，那我们多没有原则啊。”

“大哥哥们会好好教你处事之道的~~”

眼看禄山之爪就要向她伸来。白光一闪，刚才还在撒野的小混混就抱着自己的手臂，痛苦地跪到了地上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，那个会用电子小提琴的男人，站在了她的身后。他用金属质地的琴弓狠狠地教训了企图非礼的人。

“你什么东西！冒充佐罗啊！”

乐手一身黑装墨镜，手里的琴弓在灯光下闪耀着冰冷的银色，果然有几分侠意。

“如果我是你，就马上闭上嘴从这里滚出去。”墨镜男人冷道。

“神气什么，你……”

小混混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因为从他背后走出来了乐队的其他人，个个都长得比他彪悍，鼓手甚至是个身高八尺，腰围八尺的圆桶状巨人。

当场，有人的腿脚发抖了。

“时间……时间不早了……我妈还等我回去倒垃圾，哈哈，你



们继续玩，哈哈。”

瞬间，痞子军团不战而退。墨镜男人面容严肃，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。这种异乎常人的冷静，宫然雪似曾相识。那张一半被墨镜遮去的脸，好像……

“老……”

肖家琛立刻堵上她的嘴，摘下墨镜，对着鼓手说：“老大，我有点事先走了。”

“老师，我也有点事先走了。”

“你走什么走?!”

肖家琛一把逮住妄想逃跑的小女生，连拖带拽地向门口走去。然雪死命抱住柱子，像只无尾熊那样耍赖。开玩笑，这种情况下被老师抓住，说不定他一狠心就把她扭送回家接受法办了。

“小米还在里边。”

借口。

“不要管她，我已经叫人把她送回去了。真是的，你们这种小孩子跑到这里来找死啊!”

听到这句话，宫然雪放开柱子，努力挣脱他的魔掌，抬头面对他那张臭脸。

“什么小孩子小孩子的！我成人了，有选举权，连社会都承认我了，为什么老师还把我当做小孩?”

“小孩子才会为年龄这种事情纠缠不清。”

宫然雪沉默了，她的确是为了这种事情纠缠不清。她希望老师能像看待情人那样看待她，而不是现在这种她一头热的情况。

看她垂着头不再讲话，肖家琛嘴角抽动了一下，用淡淡的教化口气说：“总之，下次不要来这种场所。我现在送你回去。”